

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 論教育方針

中国人民大学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編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馬克思主义經典作家論教育方針
中国人民大学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系編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觀禮街大石驛胡同28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71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書号:甲1119 开本:850×1168 1/32 印張:1 $\frac{5}{8}$
字數:43,000 册數:72010—92016 (20000+7)
1958年10月第1版
1958年12月第2次印刷
定价(5):
0.15元

編 者 說 明

為研究和貫徹黨的教育路線，我們把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有關教育為政治服務，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的言論作了摘錄。書內分兩部分。第一部分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教育為政治服務，第二部分是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論教育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的著作只限于有中譯本的。兩部分編排順序均按作者的文章寫作或發表的時間排列的。今年七月第1版，曾將兩個部分分冊出版，這次再版時合併為一本書。

由於我們理論水平所限，摘錄不當或重要遺漏，在所難免，希讀者指正。

中國人民大學馬克思列寧主義基礎系

1958年10月

統一書號：1011·21

定 價：0.1●元

目 录

第一部分	教育为政治服务.....	1
第二部分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29

43-4/12

09874

005
7146

第一 部 分

教育为政治服务

CAB 20/12

馬克思 恩格斯

哲学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說明世界，而問題却在于改变世界。

（馬克思：“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1845年春，
“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53頁）

認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認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些环境和一种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說忘記了：环境正是被人所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是必須教育成的。因此，这种学說必然会达到这样的結論：把社会分成兩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罗柏特·欧文的学說，就是如此）。

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改变的一致，只能看作和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馬克思：“关于費尔巴哈的提綱”，1845年春，
“費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終結”，人民出版社
1957年版，第51頁）

我現在只从能够实现共产主义的許多办法中間提一下近来談得很多的一种办法，这就是采取三个必然会促使共产主义实现的措施。

第一个措施是由国家出資对一切兒童毫無例外地实行普遍教育，这种教育对任何人都是一样，一直进行到能够作为社会的独立成員的年龄为止。这个措施对我們的穷弟兄來說，只是一件公平的事情，因为每一个人都無可爭辯地有权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而且当社会使愚昧成为貧穷的必然結果的时候，它就对人犯下了双重的罪过。

11190
显而易见，社会成员中受过教育的人会比愚昧无知的没有文化的人给社会带来更多的益处。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受了教育之后必然不愿再忍受现代无产阶级所受的那种压迫，那末从另一方面来看，和平改造社会时所必需的那种冷静和慎重只有受过教育的工人阶级才能具有。但是现在连没有受过教育的无产阶级也不愿意继续处于目前的状况了。甚至在德国我们也能够找到证明，西里西亚和波希米亚的骚动就是例子。至于别的国家就更不必说了。

（恩格斯：“在爱北斐特的演说”，1845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614页）

有一个十足的资产者……告诉我们，大城市的生活助长工人中的阴谋的发生，并给平民以力量。根据他的意见，如果不适当地教育一下工人（就是教育他服从资产阶级），他们就会片面地从狠毒的自私自利观点来看问题，并且容易被狡猾的煽动家所诱惑；他们甚至还会用嫉妒和敌对的眼光来看待他们的最好的敌人——那些俭朴的富于进取心的资本家。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正确地教育他们才行，否则，国家就要破产，其他灾祸就要发生，因为工人的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我们的资产者担心得很对。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年3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407页）

既然资产阶级所关心的只是工人的最起码的生活，那我们就就不必奇怪它给工人受的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而这一点实在并不怎么多。英国的教育设施和人口数目比起来，少得很不相称。……工人受教育，对资产阶级好处少，但可怕的地方却很多。政府在5500万英镑的庞大预算中用于国民教育的只是4万英镑这样一个可怜的数目。假若没有各宗教教派的热狂，教育经费也许还要少得可怜，而这种宗教热狂带来的害处至少可以和它在某些方面的好处

相抵。……工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議會建立純世俗的國民教育制度，而把宗教教育交給每一個教派的牧師，但是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一屆內閣同意採取這樣的措施。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為內閣大臣是資產階級的馴順的奴才，資產階級又分成無數的教派；每個教派都只有在他們能够使工人同時接受這個教派所特有的教條作為抗毒素的時候，才同意工人受教育，因為不這樣的話，讓工人受教育是危險的。又因為這些教派相互之間直到現在還在為爭奪最高的統治權而鬥爭，所以工人階級就只好暫時不受教育了。

（恩格斯：“英國工人階級狀況”，1845年3月，
“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第395—396頁）

統治階級的思想，在各時代都是統治的思想。這種階級是統治社會物力的階級，同時它也統治着智力。這階級支配物質的生產手段，同時也就有節制精神的生產手段。

（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觀念體系”，1845—
1846年，上海珠林書店1941年版，第52—53頁）

……無論使共產主義的意識大量地形成，或達成本目的，都需要唯一地在實際運動中、在革命中所能做到的人的大量改變；因此，革命之所以必需，不僅因為沒有任何其他的方法可以推翻統治階級，而復因為推翻統治階級的階級，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擺脫一切舊的不良傳統，並培養建設新社會的能力。

（轉摘自“馬、恩、列、斯論學校與教育”一書中
引用馬克思的話，上海作家書屋1951年版，第7頁）

受過很多教育的一部分工人階級，十分自覺到他們階級的將來，以及人類的將來，完全要看青年工人一代的教育為轉移。

（轉摘自“馬、恩、列、斯論學校與教育”一書中
引用馬克思的話，上海作家書屋1951年版，第7頁）

正如消灭階級性的財產所有权在資產者看来就是根本消灭生产一样，消灭階級性的教育在他們心目中就等于一般消灭教育。

資產者唯恐其灭亡的那种教育，对于絕大多数人說来不过是把人变成机器的附屬品罢了。

……你們的观念本身是資產階級生产关系和資產階級所有制关系的产物……

但你們却硬說我們用社会教育代替家庭教育就是想要消灭人們所最重視的关系。

难道你們的教育不是由社会来决定的么？难道它不是由你們借以施行教育的那些社会关系来决定的么，不是由社会經過学校等等实行的直接或間接干涉来决定的么？共产党人并不隱造出社会对于教育的影响；他們只是想要改变教育的性質，只是想要使教育摆脱統治階級的影响。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1月，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1卷，苏联外国文書
籍出版局1954年中文版，第24—26頁）

人們的观念、观点、概念，簡言之，人們的意識，是随着人們的生活条件，人們的社会关系，人們的社会生活改变而改变的……

（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1848年1月，
“馬克思恩格斯文选”兩卷集，第1卷，苏联外国文書
籍出版局1954年中文版，第27頁）

物質生活的生产方式决定着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以及一般精神生活的过程。并不是人們的意識决定人們的存在，恰好相反，正是人們的社会存在决定人們的意識。

（馬克思：“政治經济学批判序言”，1859年1月，
“政治經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Ⅰ頁）

那里的政府干脆拒绝恢复我的普鲁士公民权。只有在鼓动工作采取合乎俾斯麦先生心愿的形式时，我才会被允许在那里进行鼓动工作。

我倒万分宁愿在这里通过“国际协会”(指第一国际——编者)来进行鼓动工作。这对英国无产阶级的影响是直接的和极为重要的。

(马克思：“致留·库格曼”，1865年2月23日，
“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中文版，第459页)

对人人都平等的国民教育吗？究竟是怎样理解这句话的呢？是不是设想在现代的社会里(而所谈到的只是现代的社会)，教育对于一切阶级都可能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上等阶级也被强迫降低微的教育水平——国民小学——即降到唯一不仅相当于雇佣工人经济地位，而且相当于农民经济地位的教育水平呢？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中文版，第32页)

“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是要不得的。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小学的费用、教育人员的资格、学习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通过国家监察员来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完全不同于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相反，应该使政府和教会一样对于学校不起任何影响。相反，在普鲁士—德意志帝国内，国家需要从人民方面受到严格的教育。

(马克思：“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5月，“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第2卷，苏联外国文书籍出版局1955年中文版，第33页)

列 寧

如果“外人”沒有經過神父和密探的准許和審查想給工人講課，就是純粹的革命！部長把工人看作火藥，把知識和教育看作火星；部長確信，如果火星落在火藥上，那末，爆炸將首先指向政府。

我們不能不高興地指出，在這個少有的場合，我們完全無條件地贊同部長閣下的看法。

.....

部長先生非常可怕地說，叶里茨市的一所學校“座落在松河的旁邊，住在那里的多半是平民”（啊，可怕！）“和工匠，那里還有一座鐵路工廠”。

應當使學校尽可能遠遠地離開“平民和工匠”。

工人們！你們看，我們的部長們對知識同工人羣眾的結合是怎樣地害怕得要死啊！你們应当向所有的人證明：任何力量也不能消除工人的自覺！沒有知識，工人是軟弱無力的；有了知識，他們就有力量！

（列寧：“我們的部長們究竟想些什麼？”，1895年底，“列寧教育文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5，7頁）

教育對於一切有產者都是同樣實施、同樣可以享受的。階級學校不同於等級學校的本質就在有產者這個詞上。因此，在上面引用尤沙柯夫先生所說的那一大段話中似乎在顧及學校的階級利益的條件下“就談不到一種普通類型的國立中學”純粹是胡說。其實恰恰相反，階

級學校——假如它办得徹底，即假如它消除了等級性的一切殘余的話——必然是一種普通類型的學校。階級社會（因而也包括階級教育）的本質是：在法律上完全平等，一切公民都完全平權，有產者在享受教育方面是完全平權的。等級學校要求學生屬於一定的等級。階級學校不認等級，只認公民。它所要求於任何一個學生的只有一件事：繳學費。階級學校完全不需要為貧富學生編制兩種不同的教學大綱，因為誰如果沒有錢繳納學費，沒有錢買教材，無力開支整個學習期間的費用，階級學校干脆就不讓他受中等教育。階級的關門傾向根本不是階級學校的前提；正相反，階級與等級不同，它永遠完全允許個別的人自由地由一個階級轉到另一個階級。階級學校對有錢讀書的任何人都敞開着大門。說什麼在西歐“這些半教育的、使不同階層的人民在階級的道德上與精神上隔離的有害的教學大綱並沒有收效”，這完全歪曲了現實，因為誰都知道：不論是西歐的還是俄國的中學，就其實質來說，都是階級學校，而且只是為極少一部分居民的利益服務。……在現代社會中，就是不收任何學費的中學也仍然是階級學校，因為一個學生在七八年中的費用，比起學費不知要高多少倍，只有極少數的人能負擔這些費用。

（列寧：“民粹派空洞計劃的典型”，1897年，“列寧教育文選”，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11—12頁）

社會民主黨的政治活動，現在和將來總是包含着一定的教育因素：應該培養全體僱傭工人階級使之成為從一切壓迫下解放全人类的鬥士，應該經常教育這個階級的日新月異的階層，應該善於聯繫這個階級的那些最少教養、最缺文化和最不接觸我們的科學和生活的科學的代表，以便能夠同他們交談，同他們接近，耐心而又堅定不移地把他們提高到社會民主黨的覺悟水平。同時，不要把我們的學說變為干巴巴的教條；教授這個學說不能單靠書本，而且還要參加無產階級的這些最少教養和最缺文化的階層的日常切身鬥爭。忘記這項活動的社會民主黨人，就不再成其為社會民主黨人。這是對的。但是我們現在往往忘記，有一類把政治任務歸結為教育的社會民主黨人也

同样不再成其为社会民主党人(虽然基于另外的原因)。誰要想利用这种“教育”提出特別的口号,把教育同“政治”对立起来,在这种对立的基础上建立特殊的派別,并且号召群众为了这个口号去反对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家”,那他就必然馬上墮落到惡意煽动的地步。

(列宁:“关于政治同教育的結合”,1905年6月,
“反对教条主义和書呆子习气”,人民出版社1958年
版,第19—20頁)

是的,俄国的国民教师被赶得象兔子一样!是的,政府阻塞了十分之九的俄国居民受教育的道路。是的,我們的国民教育部是警察搜查部、是愚弄青年部、是人民求知欲的压制部。可是,第四屆杜馬的代表先生們,俄国的农民,特别是俄国的工人并不都象、而且远不是都象兔子的。工人階級在1905年已經証明了这一点,他敢于再一次証明,而且这次將要以更大的說服力、更大的威力和更加严肃認真地来証明自己具有了真正的自由和真正的、不是卡斯索的、也不是貴族的国民教育而进行革命斗争的能力!

(列宁:“論国民教育部的政策問題”,1913年,
“列宁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57—
58頁)

教师大軍應該向自己提出巨大的教育任务,而且首先應該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主力軍。應該使生活和知識摆脱对資本的从屬,摆脱資產階級的束縛。教师不能把自己放在狹隘的教学活动的圈子里。教师應該和一切战斗着的劳动群众打成一片。新教育学的任务是要把教师的活动同組織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联系起来。

(列宁:“在全俄国际主义教师代表大会上的演
說”,1913年6月5日,“列宁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80頁)

人民委员会委托教育人民委员会立即拟定若干决定和步骤,以便在志願上高等学校的人数超过規定的名額时,采取紧急措施,保証

他們都有升學的機會，這裡不容許有產階級享受任何法律上的和實際上的特權。首先應該無條件地招收無產階級和貧苦農民出身的人，並普遍地發給他們助學金。

（列寧：“關於蘇俄高等學校的招生問題”，1918年8月2日，“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0頁）

在國民教育方面也是這樣：資產階級國家愈文明，它就愈會撒謊，說學校可以不問政治而為整個社會服務。

事實上，學校完全變成了資產階級統治的工具，浸透了資產階級的等級思想，它的目的是為資本家培養恭順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我們說，我們的學校事業同樣是為推翻資產階級而鬥爭。我們公開聲明，學校可以脫離生活，可以脫離政治，這是撒謊騙人。

（列寧：“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1918年8月28日，“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9頁）

勞動者渴求知識，因為知識是他們獲得勝利所必需的。十分之九的勞動群眾已經懂得：知識是他們爭取解放的武器，他們受到挫折就是因為缺少教育，現在要使大家都能真正受到教育是全靠他們自己的。我們事業的保證在於群眾自己負起了建設社會主義新俄國的責任。他們從自己的經驗中學習，從自己的失敗和錯誤中學習。他們知道，要勝利結束他們所進行的鬥爭，是多麼需要教育。儘管許多機關似乎在瓦解，儘管怠工的知識分子十分得意，我們看到，鬥爭經驗已使群眾學會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一切不是在口頭上而是在行動上同情人民的人們，優秀的教師們，都會幫助我們，——這就是我們社會主義事業一定勝利的可靠保證。

（列寧：“在全俄教育工作第一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1918年8月28日，“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0頁）

資產階級的虛偽表現之一就是相信學校可以脫離政治。你們都清楚地知道這種想法多么虛偽。提出這個原理的資產階級自己就把資產階級政治放在學校事業的第一位，竭力把學校用來專門替資產階級訓練恭順的和能干的奴才，甚至竭力利用普遍教育來專門替資產階級訓練資本的走卒和奴隸，他們從來不想使學校成為培養人格的工具。現在大家都知道；只有同一切被剝削的勞動者有密切聯系的、誠心誠意擁護蘇維埃綱領的社會主義學校，才能成為這樣的工具。

（列寧：“在全俄國際主義教師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1919年1月18日，“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6—387頁）

教師中間的資產階級分子總是認為只有富人才能受到真正的教育，認為大多數勞動者不能成為生活的真正主人，只須訓練成好僕役好工人就夠了。他們的怠工和偏見造成了人們對教師的不信任，在這種情況下，在宣傳教育的各个方面存在着分散現象就是很自然的了。這就使一部分教師陷在狹小的圈子里，陷在所謂教學的圈子里，同時也使我們沒有可能建立統一的機構，使科學界的一切力量參加進去，同我們一起工作。我們要做到這一點，就要打破資產階級的舊偏見，在這裡，你們的聯合會的任務就是要把廣大的教師吸收到你們的大家庭中來，教育最落後的教師，使他們服從整個無產階級的政治，結成一個共同的組織。

（列寧：“在全俄國際主義教師第二次代表大會上的演說”，1919年1月18日，“列寧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387—388頁）

在我們的學校里有許多由舊社會培養出來的教師，這就造成了從資本主義制度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困難。我們遇到有知識的人的頑強抵抗，這是不奇怪的。那些慣於把舊機關當作自己的世襲領地的人，是為自己、為有產階級服務的。

社會教育工作比學校教育工作具有更好的條件。

我們人民委員會已經提出設立一個委員會來把許多分散的文化教育組織聯合起來的問題。社會教育對於改造整個生活有重要意義。

必須找出新的方法。

(列宁：“在各省国民教育厅社会教育处处长第二次會議上的演說”，1919年1月24日，“列宁全集”，第28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15頁)

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給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統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統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專政的工具，就是說，不仅傳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則，而且在思想、組織和教育方面傳播无产阶级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的和非无产的阶層的影响，以利于徹底鎮压剝削者的反抗和实现共产主义制度。

(列宁：“俄共(布)党綱草案”，1919年3月，“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107頁)

我們看到：旧的资产阶级偏見怎样逐渐被克服，同工人和劳动农民有着密切联系的教师怎样在反对资产阶级旧制度的斗争中成長起来，并給自己开辟道路，去真正接近劳动群众，真正了解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質。到目前为止，你們比任何人都更多地对付过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旧偏見、他們常用的手段和論据、他們替资本主义社会辯护的行为，以及他們所进行的斗争，这种斗争通常不是公开进行，而是在种种表面上听來悅耳但实际上是在这样或那样替资本主义辯护的口号掩盖下进行的。

(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代表大会上的演說”，1919年7月31日，“列宁全集”，第29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487—488頁)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教育工作的根本缺点之一是同組織劳动的主要任务脫节，因为資本家需要訓練和培养出来的是一些恭順馴服的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組織国民劳动的实际任务同教学工作沒有联系。教学工作死气沉沉，不切实际，形式主义，深受宗教的毒害，

無論在什么地方，即使在最民主的共和国中，也会把一切生气蓬勃的、健康的東西排除掉。要創造地、生气勃勃地进行工作是很困难的，因为，沒有国家政权机关，沒有物質和財政上的帮助，就不可能把教育工作开展起来。既然我們能够而且應該下决心，使我們整个苏維埃生活从备战和軍事抵抗的軌道轉上和平建設的軌道，你們社会教育工作者就应当而且必須在自己的宣傳活动中考虑到这种轉变，使宣傳的任务和計劃同这种轉变适应起来。

为了說明在苏維埃共和国的任务改变以后我对教育、教学、培养和訓練的任务及其性質的看法，我要提一提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最近一次常会通过关于电气化的決議；这个決議恐怕大家都已看过了。最近报上發表了一个消息，說在两个月內（正式發表的消息說成兩周，那是不对的），將拟定出为期2—3年（最低綱領）和为期10年（最高綱領）的国家电气化計劃。我們全部宣傳工作和純粹党的宣傳工作的性質，学校教育和教学工作的性質，以及社会教育的性質都应当改变，这并不是說要改变教学原則和教学方針，而是要使教学工作的性質适应于正在發生的变化，看到現在要进行和平建設，要实行从工业上和經濟上改造国家的远大計劃。

（列宁：“在全俄社会教育第三次會議上的講話”，1920年2月25日，“列宁全集”，第30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44頁）

旧时学校总說它是要培养出通曉各种知識的人，它所教授的是一般的科学。我們知道，这完全是撒謊，因为当时整个社会都是建筑和支持在把人們分成各階級，分成剝削者与被压迫者的基础之上。自然，旧时所有浸透了階級精神的学校，只能使資產階級的兒女获得知識。这种学校里的每一句話，都無非是根据資產階級利益捏造出来的。

在这样的学校里，工农青年所受到的与其說是教育，不如說是为迎合資產階級利益的奴化訓練。教育这些青年的目的，就是要为資產階級造成适用的奴仆，既能替主人創造利潤，同时又不会惊扰主人的

安宁与閑逸。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文选”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01—802頁)

旧时学校所培养出来的是資本家所必需的奴仆，旧时学校把科学人材訓練成为适合資本家口味来写作和說話的人。所以我們必須廢除这样的学校。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文选”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04頁)

青年們只有把自己学习、教育与訓練中的每一步驟同無产者劳动者反对旧的剝削者社会所不断进行的斗争联系起来，才能学习共产主义。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文选”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10頁)

如果学习、教育和訓練只局限于学校以內，而与蓬勃的实际生活脫离，这样的教育方式我們是不会相信的。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文选”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11頁)

我們的教育应当与劳动大众反对剝削者的斗争結合起来，为的是要帮助劳动大众来解决从共产主义学說中产生出来的任务。

(列宁：“青年团的任务”，1920年10月2日，“列宁文选”兩卷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14頁)

(一)在苏維埃工农共和国里面，整个教育事业的組織，不論是在一般的政治教育領域方面，或是特殊地在艺术領域方面，都必須貫徹着無产階級为順利地实现其專政的目的，換言之，为推翻資產階級，为消灭階級，以及为鑷除人对人的任何剝削所进行的階級斗争的精神。